

繡像小說



第六拾捌期

KBC 72/0/05

繡像小說第六十八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 菴

第十六回 繡像

登花艇大有江山感

守邊關難安幕府心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八回 繡像

強盜爲官審劫案

捕頭受杖逼誣良

學究新談

吳 蒙

第二十一回 繡像

談學務自誇能管理

閱課卷不覺笑胡盧

市聲

姬 文

第二十一回 繡像

爲捐官願破慳囊

督同夥代售溼貨

醒世緣

謳歌變俗人

第十三回 繡像

治疫病仙姑受責

造謠言鄉衆驚狂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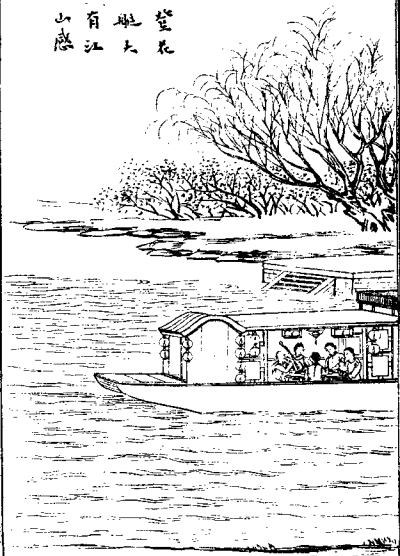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回

崇實黜浮鋪張異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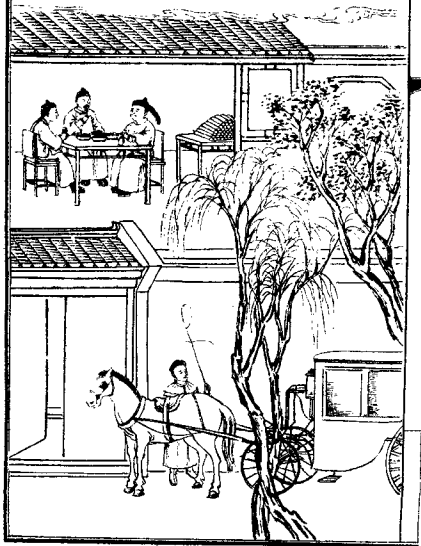
推襟送抱別定新巢

燈臺卒

登花  
遊大  
有江  
山感



守遠關難生幕府心



世界進化史

惺 菴

第十六回 登花艇大有江山感 守邊關難安幕府心

却說姬又丹聽得肇慶府一帶土匪猖獗。連那條路都斷絕了。不覺大驚道。且不必說我們到廣西飛不過肇慶。我那武漢軍起早到廣東也要打從西北江來。這條路被土匪梗斷了。怎處當下便合來生商議。來生道。到得廣東省城。再定主意。據我看來。土匪不過暫時嘯聚。終當解散的。就使一時還沒解散。我們到得廣東。行文過去。叫武漢軍簡直望龍州進發便了。又丹亦以爲然。船到碼頭。自有南海縣辦差的前來迎接。到了行臺住下。佛照樓夥計。空費心機。并沒他的買賣。閒話休提。再說陳夔帥雖合又丹有些意見。又丹因他是不得意的人。不念前隙。仍去拜他。陳夔帥恩恩收拾行李。將要動身進京了。也來回拜又丹。又丹既到廣東省垣。纔知土匪果然解散。不出來生所料。當下便派人傳諭武漢軍。叫他們駐紮梧州。聽候調用。只因張筱帥還沒到廣。又丹須等了。他來商議一切。纔能動身。來生閒着沒事。天天在珠江花艇上喫酒。原來又丹合來生學問都好。素性風流。又丹在上海時。有一箇名妓梅月娟。合又丹有婚姻之約。爲的

是怕妻子有醋意兒。沒敢討他回來。然而每次到上海。總要在月娟家裏住幾天的。此次到了廣東。爲官體束縛住了。動彈不得。情知廣東沒得色。藝俱佳。像梅月娟的所說。除却巫山不是雲了。因此遊興。還逼得住。只覺有些兒冷冷清清罷了。來生却不然。從前在山東時的歷史。不必提他。至於到了上海。暗中也穿過幾處巷子。一晌爲學界名譽拘住。不敢亂走。此次是就幕府的事。可以放膽豪遊。有杜牧揚州的意思。只覺粵地燕支。不似江南金粉。却有兩種繫戀的。是珠江夜月。爽氣延襟。西國金琶。清音刮耳。當時同局的。都是一班渡海過來的名士。撫藩各署的幕府才情也。高游賞也。有所以合來生共得來。一天在艇上喫酒。座中有位姓韓表字仲美的。忽發感慨道。我們花天酒地。却也不該。如今法國人想我們廣西雲南。英國人想我們西藏。日本俄人想我們東三省。前後受敵左右爲難。正是我們臥薪嘗膽之時。那裏還應該快活呢。來生道。我起先也是這般想。如今看來。杞憂無益。儘你說破了口。當道也若聲若瞽。沒人來理你。政權又不在手裏。所說國民責任。也是徒託空談。究竟盡得甚麼義務來。倒不如一概不管。喫我們的酒。逛我們的窩子。樂得眼前快活。休管他甚麼割地哩。賠款哩。外國人來握我們政權哩。須知人生不過百歲。這一百年裏。頭身心都覺安逸。就是我們的倖福。

喫法國人的飯也好。喫英國人的飯也好。喫俄國日本人的飯也好。但是有得飯喫。有得錢使。還指望什麼來。一班國民說的話却是好聽。說什麼保全同種。抵制外人。到得沒飯喫。沒錢使的時候也就娘來。娘好。爺來。爺好不擇地而蹈的。我們從社會上看起來。說話是說話。做事是做事。兩頭合不攏的。中國的倫理。只供給文人寫上紙片兒。或是出在能言人的口裏。要實行起來。這人就背時。沒人來理會他。我看透了這些。竅妙自己。就不知不覺腐敗起來。只以為像我這樣的人。纔可以花天酒地。不爲失了。行檢反算是名士風流了。來生說完一篇話。衆人狂笑一陣。喫得盡歡而散。次日張筱帥已到。接印後。又丹迭上督轅。商量了好些要公。不便久耽擱了。便擇日起程。來生同行。却有些兒捨不得珠江風月。然亦沒法。一般名幕替他餞行。又鬧了一夜。這纔作別登程。此時土匪踪跡雖有。却不當大路。又丹來生一路很覺安穩。到得梧州。武漢軍迎接上來。護衛而行。到省又合廣西撫臺翁春帥商辦幾樁緊要的事。這纔望龍州進發。再說龍州這箇重鎮。自來僻遠。沒人好好的經理一番。法國人取了越南。所窺伺的。正是廣東欽州。廣西龍州。那得步進步。自不必說。偏偏龍州的土人十分愚蠢。從沒受過教育。這時中國的兵力如其強盛。倒還不要緊。又是疲弱到這般地步。那還在法人

眼裏麼。又丹是極有名望的人。朝廷特授他邊防大臣之職。自然望他着實整頓。保住這箇邊塞重地。兩廣總督廣西巡撫也都欽佩他。責望他。籌的餉是十分富足。養的兵將是十分優厚。又丹一到龍州。察看情形。要說整頓。却也無從整頓起。要說不整頓。這些厚糟餉。難道能退回了朝廷不成。況且自己是何等大名譽的人。不做幾樁有名兒的事。恐被人家恥笑哩。又丹仔細想了一番。暗道。第一有名的是交涉辦得好。不叫外國人佔了利益去。這箇主意只好設想罷了。那裏做得到呢。第二有名的是兵士練得好。叫外國人佩服。不敢輕視。龍州這箇主意雖然辦得到。却不是一年半載的事。看這龍州水土。又不好。地方又危險。也非久居之所。況且離家太遠。接眷不便。這官萬萬不能長做下去的。總要設法脫身。練兵不用說。有箇譬喻。叫做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一般緩不濟急。做他沒用的。第三開辦學堂。養成龍州人軍國民資格。這是莊來生的主意。未始辦不到效驗。雖緩却還易舉。只是龍州這般愚蠢的人。那裏夠得上受教育。況且學堂一開。用款浩大。造房子。要費。辦書籍儀器。要費。請教習。延總理。要費。地方又窮。這筆款子。雖不至要我賠墊。却把餉糟去得太多。也有些可惜。造就不出軍人。也是無益。依來生的主意。他倒想極力整頓。我是不能聽他胡鬧。我也要爲自己算計算計。如



今做官的說穿了。都是爲的幾箇錢。我又合人不同。家裏沒得多少田地房產。妻子手  
段寬。向來用慣的。不多積些錢給他。也不夠用。月娟的身價又大。我要娶他回來。不花  
到一萬銀子也娶不回來。我這一分派。不上十來萬銀子。斷不夠用。像這樣認真辦事  
的做官。十年也存不下十萬銀子。這龍州是好機會。餉都在我手裏。離却省會又遠。沒  
人攻訐。虛虛實實聽我做去便了。我莫如合來生商議。商議弄箇名利兼收。罷良心是  
願不得。了。想定主意。便走到書房裏。只見來生正在那裏擬開辦陸師學堂章程。哩。又  
丹約略看了幾節。自然是好的。就把胸中的主見。合來生說了幾句。來生只是搖頭道。  
做事的人。顧慮不得許多。要做就挺着身軀。做去。不管他將來有效沒效。只問做的事  
如何。要是好的。也不至於沒效。哩。又丹默然。一會兒坐不住。仍回簽押房去。來生送他  
到房門口。自回村道。看又丹宗旨變了。不是來時提起精神。擔當國事的樣子。他說幾  
樣不妥當的話。分明存了退縮主意。想敷衍過去的。我還看出他不久就要離龍州  
的。而且他景況本來不好。難免擄幾箇錢回去。咳。我真糊塗。爲什麼不迎上去說幾句  
體己的話。却把這大帽子來罩他。這麼攪下去。賓東意見必然不合。豈不是把幾十年  
的交情。盡付東流麼。我真鬧錯了。不言來生後悔。且說又丹回到簽押房坐定。凝思一

會不覺笑道。我也太愚了。我這主意太犯不着。告知來生。我一面請他認真辦學堂。只扣緊着錢。不叫他亂用罷了。本來讀書迂腐的人。合他說不得通融辦法的。幸虧我的主意沒有都說出來。不然被他知道了。倒要恥笑我。以後合他講話。倒要留神的了。自此又丹辦事就不大合來生商量來生也明白了。并不十分催他辦學堂。半年來沒辦一樁正經公事。二人閒着沒什麼幹。賦詩飲酒。講些風月話。倒很自在。又過些時。又丹的腰包中漸漸硬了。便想脫身之計。可巧京裏有人保舉他。可以內用。又有人保他。恰稱使才。又丹知時已到了。只不便辭職而去。事有湊巧。張筱帥又調到兩江。署兩廣總督的。是他同年倪保。揚中丞到省。不上一月。參革一百十三箇州縣內。中倪保帥的同年。世交很多。他却鐵面無私。絕不瞻徇。又丹忖道。我不見機而作。萬一被他打聽出來。奏上一本。把我一世的賢名都弄壞了。不當頭的。但就這麼辭職。也不妥當。我有主意了。當日便合來生商議。趕辦陸軍學堂來生道。早就該辦這事。一件都沒預備。那裏就能開辦得來呢。又丹道。房子呢。我已合人商量過。有處借的。書籍儀器。我已託人在上海辦去。請教員也託過人的了。只少章程。合學生章程呢。非大手筆。不辦倒還容易。學生尤其難。龍州人。不合程度。招來也是無益。沒法兒教的。但除了這一方的。人又從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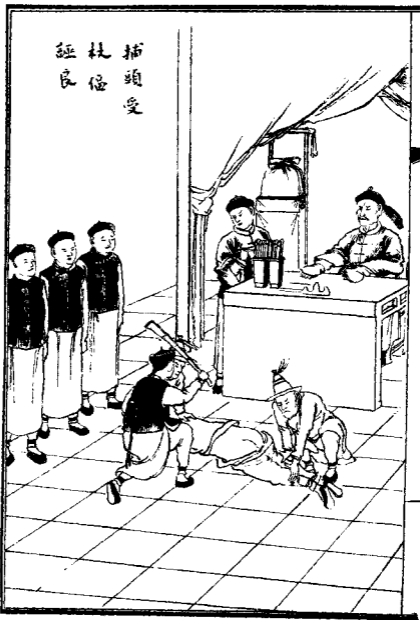
裏去招學生呢。言下又丹低頭想了半天。道：「有了我自有的主意。只請先生先將章程撰好了罷。來生也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甚藥。只得答應。先替他把章程續成。那消一黃昏。章程已經撰好。送給又丹閱過。却不見他有甚舉動。遲了多天。聽說上海的圖書儀器已經辦來。又丹也不請他去看視學堂。又沒見招考學生所說請教員的話。也不見到再遲數日會見一位營官。他託來生說項要求。又丹多給他那分薪水。來生不知道裏只說不便進言。那營官掃興去了。聽人傳說武漢營裏有營官多支一分薪水的。有兵士多給一分口糧的。來生不解何故事。不干已也就隨他去攪。只是又丹有將學務交給他辦的話。如今并不提起。看來是不像的了。署中公事也有限的。受了他重金也覺無味。就動了歸歎的念頭。一天合又丹說起。又丹大驚道：「來生先生我們是何等樣的交情。你如何捨我而去。不瞞你說。我也就要辭職的那時。一同走豈不是好來生道：「客遊的人全是一時豪興。我豪興已盡。很念家室。急急想回山東。我們交情在前毫無嫌隙。你千萬不要多心。又丹道：「我這裏重大的公事全仗先生代辦。先生回府我如失了左右臂。這便如何是好。來生道：「署裏公事却沒甚難辦。我薦一位朋友給你罷。又丹急問何人。來生道：「就是廣東藩司裏的一位書啟。姓伍名士瑩。表字子澈。他是新

舊各學。都有根柢。比我高得十倍。他們賓東不浹洽。急思改就。又公聘他來。邊事不足  
了的。又丹大喜。就請來生作函專人去聘。依又丹的意思。還要挽留來生。奈來生決意  
要行。實留不住。只得厚厚的送了他二千兩銀子。來生那裏肯受。又丹道。你不受。我替  
你。匯寄到府上去。來生只得收了。然後治酒餞行。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強盜在  
官憲  
劫案



受頭捕  
棍杖  
良經



## 活地獄卷之八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 第三十八回

強盜爲官審劫案

捕頭受杖逼誣良

却說江蘇徐州府碭山縣。有一箇坐地分贓的大盜。姓徐名大昭。外號活閻羅。手下有三百箇不怕死的好漢。都是武藝精強。慣能出馬的。爲什麼服這徐大昭呢。因他義重如山。智謀出衆。他說那家好劫。那樣的客人。搶了他不破案。百發百中。同夥裏違背了他的指教。或是不聽調度。必然失風。不是受了傷回來。就是被官兵捉了去。喫箇幾次苦頭。這纔佩服大昭的神算。死心塌地爲他所用。立下重誓。甯綁上法場斬首。再不供出大昭。那四六分贓。是大昭定下來的規矩。三百箇好漢。都不敢欺他。照例提出來。送到他府上。他還不要衣服首飾。須給他金銀洋錢。纔沒話說。大昭歷年得了這些贓銀。漸漸的小康。營運起來。居然大富。有十幾萬家私。娶妻嚴氏。也是同業中人的女兒。有些拳脚工夫。外號叫做飛天夜叉。兩口兒恩情很好。嚴氏勸丈夫道。我們這箇行業。原是沒錢時做的。你有了這樣家私。隨便改行。都可以過得日子。要不趕緊洗手。將來或

是被人咬了一口。只怕性命難保。大昭道。我何嘗不是這箇念頭。只是對不起衆兄弟。我一朝撒手。他們肯饒了我麼。嚴氏道。你爲什麼不分給他們些錢。讓他們散去。你我把贖下的。運到別處去過日子。這話倒提醒了大昭。就把從前收他們贓銀的簿子取出來。仔細核算。只有六萬多銀子。後來這七萬多金。都是自己營運賺下來的。難爲他竟捨得。次日便齊集了三百箇好漢。道。我要把贓銀交還你們。洗手不做了。衆好漢道。那可不成。你發了財要脫身。我們不服。大昭道。我不是背了你們去享福。我是要去捐官做的。做了官發了財。原合衆兄弟一同快活。我有什麼不是處呢。內中一箇能言的強盜。叫做朱百舌。插嘴道。徐大哥的話實在不錯。如今做官的就是強盜。強盜爲什麼不好做官呢。我們這箇行業。據我看來也不是久計。仕官客商都說。礪山這條路走不得。繞道的繞道去了。我還聽說河南要開鐵路。這鐵路一開。更沒有人打這裏經過。將來買賣一天不如一天。不如做官的買賣好。我所以說徐大哥捐官的話實在不錯。內中又有一箇多疑的強盜。叫做柏不穩。接口道。朱二哥的話也靠不住。徐大哥一人做官。那裏能養活我們這些人呢。內中更有一箇多謀的強盜。叫做孔賽明。低頭想了半天。我倒有條好計在此。大家凝了神。欲聽他的妙計。孔賽明背負着手。在屋裏走了。



幾箇回旋。然後說道。我知道的做官。是第一做知縣。這衙門裏內而稿案以下。至於跟班打雜都好弄幾文錢。外而書吏差役弄得錢更多。但是換官不換他們的。然而也有法兒制服他們。依我的主意。有的是銀子。我們索性多捐他幾箇大八成。知縣選出缺來。每一箇知縣帶他四五十位兄弟們去。把那縣裏百姓不心痛的錢。一古腦兒歸到我兄弟們手裏來。不好嗎。衆人聽了大喜。當下議定。選了朱百舌。孔賽明。還有四位。都是精明強幹的人。各人拿了一萬銀子。捐官去。徐大昭是自己的銀子。捐官不好。合他囉哩。只派了十箇強盜。跟他去。隨他派執事。大昭大喜。就叫道。十箇兄弟。押着銀子。一路進京。首先上兌。果然不上半年。選了福建龍巖州甯洋縣一缺。大昭大失所望。聚會了十家兄弟。商議道。這缺偏僻得極。料想不是好缺。我們賺不到若干銀子。這便怎麼。十家兄弟都說。管他好不好。放出手段來。弄錢就是了。苦缺也會弄成了箇好缺的。大昭畧畧安心。一般領憑到省。謁見了上司。飭赴新任。大昭訪請了一位弄錢好手的帳房。凡事合他商議而行。先把錢漕陋規。打聽明白。沒甚出息。那帳房姓余。表字有懷。獻策道。東翁若要弄錢。除非案桌上放活動些。自然錢來了。大昭會意。就把帶去的兄弟們挑一箇做了稿案。其餘管錢漕的。管監獄的。齊都派定了。放告三天。打官司的也不

甚多。半月後。一家紳戶報來一起盜案。請徐大老爺追賊。大昭接了這張呈子。一箇字也不認得。只得拿去請教刑名老夫子。老夫子念給他聽。纔知道這家姓柴。因強盜明火執仗。撞進大門。劫去金子三十兩。金首飾十二件。銀酒杯銀碟子銀匙各十件。拷綢衣褲六身。紗衫四件。摹本緞袍褂兩套。甯綢女外褂一件。洋縐紅裙子一條。求父臺緝盜追賊一大篇話。大昭怔了半天道。他失竊干我甚事。難道我能保住這一縣沒有失竊的人家麼。老夫子道。東翁切莫這般說。這是定例。民間出了劫案。干係都在州縣官身上。緝獲不着。就要丟官的。大昭這纔着急道。叫我那裏去捉強盜呢。老夫子笑道。用不着東翁自己去捉。只消嚴比捕快。自然就會破案了。大昭得了主意。立刻坐堂。傳齊捕快。限他們一天內緝獲強盜。這箇捕快頭瞿老滑。退下堂來。埋怨道。大老爺很糊塗。那有一天工夫。捉得着強盜的。理班裏的一千人。都道這位大老爺不甚懂得做官。我們隨他勒限去。只不理他。便了。老滑大喜道。我也是這箇意思。原來劫柴紳戶的。正是他們朋友小七星子。這案老滑很沾了些油水。因小七星子是箇著名大盜。一身好本領。不歸老滑統轄。爲朋友分上。纔分給他十兩金子的。他堅起一箇指頭。就夠老滑這千人喫苦。明知道案是他做。却不敢惹他。次日徐大老爺又傳捕快到堂。拍案大喝道。

我限你們一天捉的強盜呢。爲什麼還不捉來。瞿老滑只是磕頭道：求大老爺寬限一天工夫。實在捉不到。強盜徐大老爺大怒，喝叫打一千只聽得劈拍的聲音極其響亮。那捕快頭伏地呼痛一會兒，打完徐大老爺又叫打一千打，打得瞿老滑啞啞唧唧的這纔罷了。只見他拉好了褲子，跪上來聽吩咐。徐大老爺又限他一天務必捉着強盜。若再捉不着，定然打斷他的腿筋，說罷退堂告知了刑名師爺。刑名師爺道：打是打得好，但他們一夥的人打不肯用力，打的二千板子也不過抵到三五十下罷了。大昭大怒道：這還了得。恩恩的別了老夫子，又去坐堂。傳到捕班頭，喝道：你們作弊，我豈不知如今不用你們打我來，打把公案一拍，摘下帽子，脫下袍子，走下座來，叫人把捕頭按下舉起板子亂打亂砍，打到一百下，果然皮膚泛青，那捕頭一聲兒都不呼，旁邊閃過他一箇跟班，就是他的兄弟們，叫做吳福，稟道：老爺歇歇兒，氣力讓小的來打罷。小的當過三年衙役，這事很內行的，亂打沒用手底，下須有些軟硬工夫，纔能叫他疼痛哩。大昭深信不疑，道：很好很好，你去打吳福，叫人把尿浸稻草預備好了，那捕快頭嚇得渾身亂抖，哀告道：大老爺限小的三天一准捉得住強盜，那時捉不住，再打小的罷。徐大老爺道：只准一天，瞿捕頭不敢答應，只得由他打去。這吳福的板子果然極有工夫。

打到五十下。那瞿捕頭已經極聲呼喚到三百下。他就暈了過去。吳福叫人把尿浸的稻草鋪在他腿上半晌醒過來。徐大老爺又叫再打瞿捕頭道：「再打就沒命了。饒了小的明天就去捉強盜罷。」徐大老爺道：「既然如此，限你明天晚上把強盜捉來。捉不來時，照這樣打三千板子。」瞿捕頭叩頭下去，擔了一天心事。自己是不能轉動的了，只得叫他手下人等出去巡邏。遇有形跡可疑的主兒，捉他一箇來，頂替罷。頂過這頭陣兒以後，再說他手下捕役出去巡邏不提。再說龍巖出一種素心蘭，是到處馳名的。甯洋也出些蘭草。因土人很喜種蘭，出了好蘭草，便挑到城裏去賣。一家靠着虎符巖左近住家的，姓林名際涵，世代務農爲業。到這際涵手裏，勤儉積下來的家私，也有千來吊錢。山田二百畝，很夠喫飯。際涵雖說有錢，他却勤力慣的，一般也種蘭草，也挑到城裏去賣。這天賣蘭回來，路上檢着一隻銀酒杯，十分得意，想拿回去配箇座子，做箇水盂兒，插蘭花。一路拿着，儘看靚面，撞見兩箇捕快，一把扭住，拉到捕頭家裏。捕頭道：「你還是要死，還是要活？」際涵道：「我好好的，一箇安分良民，爲什麼要死？」捕頭道：「你還說安分麼？你手裏的杯子是那裏來的？」際涵道：「這是路上檢着的。」捕頭哼了一聲，吩咐拉到堂上去。甯洋百姓怕的是見官，見到官沒好處的分兒。多些際涵十分着急，再三哀告，情願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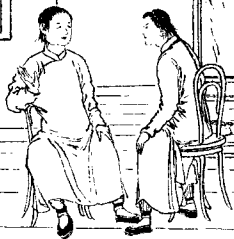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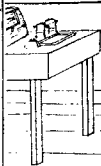
錢捕頭那裏答應聽他一口土話正好做弄他哩便道你要指望活命回來見了大老爺須聽我的話我叫你怎樣做手勢你便怎樣做你的話大老爺是不懂得的大老爺的話你也不懂只我們懂得來我總不叫你喫苦頭就是了一路吩咐他已經走到縣衙前瞿老滑就合書吏等這一千人打了招呼這纔投進去說強盜捉到了徐大老爺坐了大堂瞿捕頭牽着林際涵上堂徐大老爺問他道柴家的那起案子是你做的麼際涵果然不懂瞿捕頭道大老爺問你姓的林麼際涵點點頭徐大老爺知道這樁案子是他做的了又問道你拿了他多少金子際涵又不懂瞿捕頭道大老爺問你一頓喫幾碗飯際涵伸出三箇指頭意思是說喫三碗飯徐大老爺却以爲他說拿了三十兩金子又問道還拿了幾件金首飾幾件衣服呢瞿捕頭說大老爺問你鄉下到城裏有多少路呢你做手勢罷際涵又把三箇指頭一伸又兩隻手合攏來伸了六箇指頭徐大老爺見他比的數兒又合了柴家失單就問道你劫的這些贓物還有沒有瞿捕頭呆了一呆道大老爺問你打劫過人家沒有際涵只是搖頭徐大老爺道你這些贓物那裏去了還有存下的麼瞿捕頭道大老爺問你打從那一頭來的際涵向東把手一指意思說是打從東面兒來的徐大老爺不懂瞿捕頭合際涵咕嚕幾句道他說是

賣給一箇東面兒來的客商。瞿捕頭又向際涵討出那隻銀酒杯呈給徐老爺。徐老爺叫且把他收監。贓物留下。待柴家的人來認。退堂。忖道。我從前坐地分贓。要破了案。再沒這般肯認的。到底甯洋人來得爽快。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諺有云鐵匠做官只是打強盜則甚於鐵匠矣可歎

強盜做官所用者無非強盜此罵世之文也讀者識之

讀書物  
自涉能管  
理



閑  
課  
不  
覺  
天  
胡  
虛

胡虛





第二十一回

談學務自誇能管理

閱課卷不覺笑胡盧

卻說郁子周聽得吳公權演說開學堂的事。只說了一句。就沒得說了。不覺大笑。公權被他這麼一笑。越發臊得無地可容。連前天預備的幾句話。要說也說不出了。只得下檯。其餘的人。更沒一箇敢上去演說了。只得招呼搖鈴的人。把鈴搖了幾搖。就此散場。幸而這時。各位官紳。已去。沒有被他們看見。這塌檯的樣子。也就罷了。當日公權吩咐尹子奇。另外招考。子奇只得再去登報。這回招考。沒有面情。果然有好些聰穎子弟。報名應考。胡子春出的題目。也都做得來了。自此這優立公學辦成。倒也很有名譽的。子奇十分得意。一天合子春二人。在奇芳茶館裏喫茶。會着好些學界中的同志。都恭惟子奇管理的學務好。子奇道。不瞞諸君說。兄弟於這學務上面。是很留心的。從前幾位東洋留學的朋友回來。合兄弟至好。都蒙他們指教。因此得着訣竅。再沒有辦不好的學堂。子奇正在誇張。不防別張桌上。有一位蘇州辦學堂的唐文韶。表字舜卿。正因他辦的學堂裏。屢起風潮。人家都說他學堂辦的不好。他不服氣。特地來到上海。考察學

務。無意中聽得子奇說。很得辦學務的訣竅。不覺觸動了請教他的念頭。忙走過來。通問姓名。子奇那敢怠慢他。連忙讓他坐了。舜卿道。方纔聽說子翁辦的學堂好。願求指教。兄弟在蘇州辦了一箇高等小學堂。自己想想。也沒一件事不文明。學生只是不。動不動合教員學。監衝突。這是什麼原故呢。子奇道。這必是教員學監不好。不然。爲什麼學生要衝突呢。舜卿笑道。兄弟倒聽得一句笑話。前年南京城裏辦了一箇中學堂。每年總要換這麼三箇五箇教員。後來請到一位有本領的教員。那是各種學問。都能精通的。一天在課堂裏面。出了一箇理學題目。學生不懂的。他又不肯細解。學生做不來了。都沒交卷。他急了。儘催學生。學生恨極。都說他野蠻。他氣極。就到監督那裏訴冤去。誰知學生早已告到監督。說他不肯盡心教導。已經立案了。他不知道。還自投羅網去。被監督着實挖苦。說他不盡義務。這人骨氣倒很傲的。碰了這箇頂子下來。只得預備辭館。卻氣憤不過。把粉筆在課堂黑板上。寫了八箇大字道。天下無不是的學生。你道好笑不好笑。如今子翁說起敝學堂來。也道是教員學監不好。據這麼講。直頭學生合父母一般。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那有不是的學生麼。舜卿說完這話。闔堂大笑起來。原來這奇芳茶店。是學界中人聚會之所。別的桌上。也有些學堂中的教員等等。聽他

這話說得入神。自然也好笑了。只尹子奇板着臉不笑。內中有一位魯筱垣道。舜翁也不要發這箇感慨。學生呢。知道什麼。他們都是年輕。不會有過閱歷。那性質好的。自然懂得公理。不至合辦事人爲難。性質差些的。正要盡心教誨。如今有些教員。仗着自己的本領好。看不起學生。自然學生不服。還有那教員的本領不好。也被學生看得輕。容易起風潮。就是這箇講究。要曉得學生是人家的子弟。就合我們自己子弟一般。自己的子弟有了錯處。只不過罵幾句極而言之。打幾下。也就算了。過了些時。依然待他好的。爲何人家的子弟。就該兩樣看待呢。如今辦學堂的。動不動。開除學生。也不是箇正理。一開除了。他回去。父兄責備。自不必說。甚至自己羞媿難當。鬱悶至病死的。也不免有幾箇。不是造孽麼。我說辦學堂的。不要把學生當做父母般的看待。卻要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子弟般看待。原來教學生。是要教的。不是合學生動怒的事。曉得這箇道理。自己的心平。學生的心自然也平了。這麼辦學堂。那有辦不好的理。等到學生心平。再誘導他學問。這就是造就國民的祕訣。舜卿聽他這一番話。可巧說中了自己的毛病。不覺臉上泛紅。原來舜卿在蘇州辦學堂。恰都是一班同志的朋友。充當學監合教員的。平時很有交情。聯成一氣。就只學生是新招來的。沒一點兒情面。那肯將就他們。便

大家商議。都說外國的學堂。最講究規則。學生不敢不遵。這纔真是文明。我們也要學他纔好。所以定的章程。沒一點兒放鬆。起先是年紀小的學生多些。自然被他壓服。沒得風潮。後來學生大了。又添一箇中學預備科。都是一二十歲的學生。就有點兒不受約束。向來學堂裏喫飯。是學生合教習分喫的。那學監想出主意來。要監他們喫飯。學生的主意也毒。他們就大家商議。索性在飯廳上吵起來。嘈嘈雜雜的大聲講話。後來竟有人豁起拳來。學監只作不知。教員卻看不過。把學生說了幾句。學生道。他不該管閒事。那教員是最合舜卿知己。就把這頂撞的學生。告知舜卿開除了。後來又因中學預備科內。有些學生不上課堂。開除了幾箇。因此學生不服氣。會齊了都求退學。還是舜卿有主意。對學生說道。你們要退學儘管退。我也不過一片熱心。要造就幾箇國民。所以開這箇學堂。并不指望什麼好處。你們想想。學費這般輕。還供給你們膳宿。我一年總要賠墊幾千銀子。你們去了。我落得省這幾千銀子。不很好麼。衆學生聽了。沒得駁回。心裏也感激他的好處。便又願留下讀書。但不肯受他的約束。舜卿沒法。這纔到上海來考察的。所以聽見魯筱垣說的話。有些刺耳。覺得自己也有錯處。一時良心發現。臉都紅了。半晌道。這話果然不錯。學生是應該愛惜的。子奇道。話呢。誠然不錯。我也

是這箇意思。我們學堂裏定的章程。本就從寬的。他們倒都遵守。我見別的學堂裏定的章程。很嚴。細問起來。誰知沒一箇學生肯守的。要督責起來。就有風潮。鬧到後來。倒不如我們學堂裏。整齊了。舜卿道。領教領教。兄弟明天還要到貴學堂看看哩。子奇道。明天恭候便了。當下各散。子奇回到學堂。聚齊了學監教員商議道。我們學堂。從沒有人來看過的。昨天我在奇芳喫茶。不該誇張我們的學堂好。被一位蘇州的朋友聽見了。要來看我們的學堂。我想別的都不必說。就只這些學生在臥室裏。唱起什麼先帝爺三月裏來。不叫他笑滾了麼。你們有什麼法子。求告學生。請他們停一天兒唱。替我一齊上課堂去。能允了。就算你們的功勞。學監道。這不難。包在我身上。待我去說便了。各教員見他認了去。樂得省事。各自退出。到得晚上。余昆生走到學生的臥室去。只聽得唱戲的聲。豁拳的聲。鬧箇不休。昆生也是皺眉。不免硬着頭皮。進去說道。總辦有令。叫你們明天不要唱戲。大家上課。有人來看學堂哩。休得被他笑話。衆學生道。胡說。我們唱戲是唱慣的。上課不上課。看我們高興。橫豎課堂裏總有幾箇人便了。昆生被他們啐了滿鼻子的灰。這纔僵哩。曉得這些人動起蠻來。不論什麼笑話。都鬧得出的。不敢合他一般見識。只得垂頭喪氣。走到總辦室內。回覆了他。子奇見昆生不行。又派子

春去。子春的話。却比昆生說得隨和些。學生也不理他。子春覆命時。子奇弄得沒法。子春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明天要他們上課。只消每人賞給三角小洋。自然大家歡喜。都來上課了。子奇躊躇道。話呢誠然有理。只是這筆款子。倒也不少。子春道。不多。一箇人三角。十箇人三塊。現在我們學堂裏統共六十箇人。三六一十八塊錢。還有幾箇告假回去的。好扣除一兩塊下來。只不過十五六塊錢罷了。子奇道。待我請收支上的嚴。又青來。商議商議看。言下。便叫人去請收支上的嚴師爺。一會兒。那嚴又青來了。子奇告知就裏。又青道。東翁雖吩咐過。要節省辦。只是這十幾塊錢。他也犯不着細算的。總辦儘管替他用。開銷上去便了。這是名譽上面的事。他沒有不願做的。子奇大喜。就叫又青明天出去兌角子。又青唯唯答應去了。子奇又叫子春去對學生說合。又道。明天須要點名上課。下課時也要點名。不到的沒獎賞。子春奉命又去合學生說。學生聽說有獎賞。果然箇箇願上課堂。而且情願給他們點名。子春惟恐他們到了課堂。從中偷懶出去。便道。還要坐足六箇鐘頭。中間有躲避的。只給一半。都歸我們記暗號。衆學生吐吐舌頭。都說利害。沒法允了。子春又到子奇房裏。告知了他。子奇大喜。次日照辦。果然一箇箇學生都來應名。齊上課堂。子奇樂得手舞足蹈。拍拍子春的背影。今天要算

你第一件大大功勞。子春也十分得意。子奇又吩咐廚房裏預備添菜。留舜卿喫飯。到得十下多鐘。舜卿一部馬車來了。家人來回。子奇趕忙迎了出去。子春却在課堂裏。不能同去迎他。舜卿道。果然貴學堂規模不小。但是名目不好。太犯實了。我替你們改箇名目。叫做械樸學堂罷。子奇大喜道。好箇械樸學堂。就請舜翁大筆寫好。兄弟明日叫匠人去做罷。原來舜卿一筆好字。在蘇州是有名的。他的字要賣三塊錢一副對子哩。當下也不謙遜。就答應了。子奇一面叫人買紙磨墨。一面陪着舜卿。到客廳裏就坐獻茶。又請了余昆生來。合舜卿見面。閒談一會。舜卿便要去。看課堂。子奇昆生領導他。一班一班的課堂看過來。到得胡子春的課堂。只見先生坐在那裏看書。一箇學生嚷道。我要出恭去了。子春不理。那學生站起來。往外就走。子春見他起來。正待發作。恰好撞頭見了舜卿。連忙起身招呼。舜卿跨進課堂。看那些學生。也有面前擺着些三字經幼學須知的。也有手裏拿着一本天水關桑園寄子這些唱本的。舜卿很覺詫異。却不便問。畧看一遍。就走了出來。子奇昆生陪他到了客廳。子奇道。到兄弟的臥室裏坐去罷。舜卿答應。三人同到總辦室。舜卿不免恭維子奇幾句。道他學堂裏果然整齊。實在應該這樣的。子奇非常得意。就把月考的卷子。檢了一大捆出來。請舜卿看。舜卿只得略

爲翻閱。忽見一箇題目。却是白帝城論。那學生更妙。就把白帝城的唱本。直抄了好些。還寫了幾箇錯字。那先生不問他抄不抄。把來單圈了幾句。有的句子捉不定。就沒有圈。舜卿忍不住好笑。子奇坐在一旁吸水煙。見他失笑。料想這本卷子。實在做得好。他看着得意。所以笑的。舜卿把看過的卷子理好。仍舊替他捆了起來道。已見一斑。果然耳聞不如目見。子翁的高徒。有這樣文才。將來都是聖朝的供奉哩。要知道這幾句話。是舜卿挖苦他的供奉呢。就是戲子的職分。子奇那裏得知。覺得他口氣。是讚這些學生的文章好。不免謙道。他們那裏會做到供奉。不過胡亂謔幾句罷了。舜卿暗笑道。原來這人也是箇不通的。一會兒有人來請喫飯。照這學堂規矩。總辦是另外開的。子奇要獻出自己管理的好處來。叫把請客喫的一桌飯。也擺在飯廳上。三人同上飯廳。舜卿忽聽得嘩噯一聲。嚇了一跳。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為捐官  
願破慳囊



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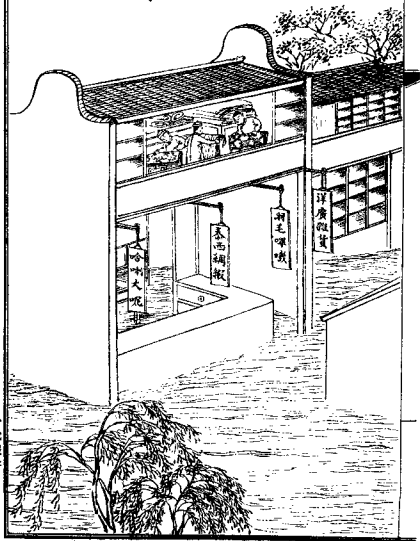
聲

第二十一回

鑄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替  
同  
代  
售  
洋  
貨



姬文

第二十一回 爲捐官願破慳囊

督同夥代售溼貨

却說張季軒聽了汪步青的話，大笑道：「你不要看得道臺不值錢。如今停了捐，你有錢也沒處捐去。步青愈加動氣，胡亂喫完了番菜，各自散去。步青咽下了這口悶氣，立誓要捐他一箇二品銜的道臺。到處打聽，果然朝廷業已停捐，沒處下手，只得罷了。誰知他的官運發作，可巧這時山東水災，朝廷不得已，又開振捐。江蘇巡撫派了一箇委員到上海來勸募，有人通知了步青，步青大喜，暗道：「我這回是道臺穩穩到手。當日去找自己開的錢舖子裏一位夥計，姓唐名仁，表字濟川的，合他商議，要提一萬銀子捐官。原來步青這錢舖子開在西門裏面，名爲通源錢莊。唐濟川是從小喫錢飯的，只爲他算法精通，從學生升到管帳，人都說他科甲出身。上海城裏要開錢舖子，除却他沒有第二把手了。他有一種本事，拿一吊制錢給他一看，用不着數，他就知道這一吊錢缺了幾箇串，或是足的，百不失一。有人問他怎樣學到這麼精，他道：「這是實在的工夫，須少時學的。我那時在舖子裏學數錢，數了兩遍還要錯。後來有人教我一箇法子，叫做

數瓦。天明起來。我就望着對面人家的瓦。一塊塊的數去。那裏數得清。天天這麼數。數慣了。覺得有些意思。一鱗鱗的數去。把他家一屋的瓦都數過了。後來那家叫了箇瓦匠看漏。我合瓦匠說明。跟他上屋去點瓦。接着片數點去。果然不錯。自此遇瓦便數。數熟了。肚裏有數。望去多少尺寸。就知是多少瓦。我又用這箇法子數錢。那消幾箇月。這錢就用不着數。一看就知道缺不缺了。那人聽了。十分拜服。後來濟川管到兩箇錢鋪子的帳。一年有幾百吊錢的薪俸。而且爲人老實。人家把銀錢交給他。就像是自己的銀錢一般。只會替他盤出利息來。本錢是一箇都少不了他的。步青久聞這人的名。好容易出了重聘。把他請來管帳。他何嘗天天坐在店中。只消管一筆總帳。他手下的夥計。沒一箇不是精細老到的。所以請他管了帳。那一箇店裏的人都要歸他請。他纔接辦。閒話休提。且說這時步青走到通源錢莊。可巧濟川在這鋪子裏算帳。見東家來了。也不起身相迎。只管算他的帳。步青走近帳臺道。濟翁你且停一停算盤。兄弟有一樁要緊事情。合你商議。濟川道。步翁請坐。我還有三五筆帳算完了再談罷。步青沒法。只得坐下。等他算完了帳再說。等了許久。他纔算完。手裏提了一支二馬車的水煙袋。起身讓步青裏面坐去。原來櫃臺後面有一間小小客堂。也擺着檯凳桌椅。還供着一

箇財神靈子收拾得非常潔淨。大凡做東家的人。只要這鋪子裏賺錢。走進來都是一天喜氣。看待這朝奉分外尊重。他親近他。這通源錢莊本就很賺錢的。步青那有不快樂的道理。到這客堂裏一坐。就如登了仙境一般。說不出的快活。坐定問道。今年買賣怎樣。有多餘的款子沒有。濟川道買賣還好。但錢鋪子的銀錢是活的。有多餘的款子。就去放利。那裏肯棚着現的。存在家裏呢。步青點頭道。濟翁做買賣。果然有主意。只是兄弟意思。要去捐官。提一萬銀子出來。過幾天便去上兌。兄弟早就有這箇意思的。自從朝廷停了捐輸。只得罷了。如今好容易開捐。這機會不好錯過。濟翁你說是不是。濟川道步翁要高升。兄弟也不便阻擋。但我們這鋪子裏實在沒有現銀子。步翁交給我二萬銀子。不上三年。除了官利。還多餘萬把銀子。分幾處放給字號鋪裏。我去拿摺子給步翁看便了。步青止住道。不必。兄弟很知道濟翁是不會錯的。實因等着這注銀子用。所以來合濟翁商量。濟川道別說存放在人家的銀子。一時提不出。就能提得出來。也不便提。我們這樣局面的鋪子。只三萬銀子的本錢。已覺着調排不轉。再提去了一成。這鋪子那裏撐得下去呢。步翁要是收歇了。倒使得。提銀子是使不得的。步青被他回得決絕。頓口無言。這錢鋪是自己頂賺錢的買賣。那裏肯收歇呢。半晌道。這麼說來。

兄弟的官只好不捐的了。濟川躊躇一回。道：提是提不得。步翁要銀子用。甯可出利錢借去。倒使得。步青搖頭道：兄弟有了現錢不用。倒出利錢去借。幹什麼呢。濟川道：步翁開的鋪子也多。浦東還有洋貨鋪哩。聽說買賣不見得很好。爲什麼不把來盤給於人。足有萬把銀子收得回來。一語提醒了步青。忖道：果然不錯。浦東那月鋪子實在招呼不到。前天畢雲山要盤我的。莫如答應了他罷。主意已定。便道：濟翁的話果然不錯。兄弟一准這麼辦法。正待辭別出店。忽見外面正下着大雨哩。濟川道：天有飯時了。步翁還是在這裏喫了飯去。這樣大雨。街上也走不來。僱他一肩轎子去罷。步青允了。濟川叫廚房添菜。一會兒飯菜開出。只五碗一盤。紅燉肉青燒魚等類。都有鮮味可口。步青道：我天天喫番菜喫花酒。也實在喫膩了。倒是這樣的家常便菜好些。一面說。一面添飯。倒喫了兩碗。飯後轎子搭來了。步青上轎出城回家。走過的馬路。只見都有水淹着。步青忖道：雨也小了。怎麼這水不退呢。莫非潮水湧上來的麼。一路思忖。到得家中。門口院子裏都有水淹着。幸虧臺階高。水還沒淹上來。他娘子却在樓上。步青開發了轎錢。也上樓去。只見他妻子合姨太太在一處。商量着繡一塊補子。步青道：你們不要再繡了。我就要捐二品銜的道臺。這補子是五品的服色。用不着他的了。他妻子道：當真

麼。步青道：那有假的。他妻子大喜，把針線停下。步青道：今天下雨，有箇朋友約我喫花酒。我也不去了。我們來碰和罷。他妻子道：脚色不齊全。步青道：請了對門的陸小姐來就夠了。當下就着娘姨去請。一會兒陸小姐來了。步青見他脚下穿一雙小黑皮靴。頭上挽着一箇蠟髻。淡淡的抹些脂粉。却有天然風韻。暗道：堂子裏面就沒這般出色的人材。當下叫娘姨調開桌子。四人碰起和來。陸小姐恰好坐在步青的下家。碰過一圈。大家沒甚輸贏。陸小姐做一副萬一色。一萬開招。就等一張七萬。步青是筒子一色。可巧抓了一張七萬來。躊躇一會。捨不得拆。又因陸小姐面上便順手打下去。陸小姐把牌一攤。和下來了。一算廿六副底子。三擡二百零八副。正是步青妻子的莊。要輸四塊一角六分。他妻子怒道：沒有這樣打牌的。分明知道他是萬子清一色。怎麼發張七萬呢。步青道：我也是筒一色。這張牌照例要發的。他妻子道：你把牌給我看。偏偏步青的牌推亂了。他妻子道：這輸帳是要你會鈔的。步青笑道：有限的事。我會便了。陸小姐倒不肯收。步青強着他收了。自此陸小姐連和幾副。贏到三十三塊多錢。步青輸了十三塊。他妻子合姨太太共總輸了十塊。喫過晚飯。步青還想再碰。陸小姐家裏有人來接。要回去了。只得罷手。原來陸小姐是步青妻子的乾女兒。他家也很有幾箇錢。陸小姐

是許給一位富商的兒子。還沒出嫁。閒着沒事。時常來汪家走走的。這回碰和。總共只二十幾塊錢輸贏。步青本來輸得起。不以爲意。連妻子合姨太太的輸帳。都歸他出。一宿無話。次早步青起來。梳洗既罷。喚了早點。便套馬車。去找畢雲山。這畢雲山原是畢海帆的兒子。他老人家當過怡和輪船上的買辦。去世後很剩下幾萬銀子。雲山倒會經營。把來開幾箇鋪子。連年發財。有將近十萬銀子的光景。他的買賣。都在浦東一帶。所以想盤步青的洋貨鋪子。雲山就只喜嫖。一年倒有大半年住在堂子裏。這天步青來找他。他公館裏的人回道。我們少爺有十來天沒回來了。步青知道他在西蕃芳金小玉家。便叫馬車拉到四馬路。步青下車。踱到金寓。問起雲山來。並沒住在他家裏。步青詫異道。難道雲山又做了別人麼。這真沒法兒找他的了。只得回去。一連幾日。訪不出雲山消息。一天起來。忽聽得外面傳說浦東泛了潮水上去。淹殺了好些人家。步青大驚。慌慌張張催點心喫了。要到浦東去。還沒起身。只聽得打門聲響。家人開門時。原來正是浦東洋貨鋪裏掌櫃的余仲蕃。步青忙趕出去見他道。我們鋪子裏怎樣了。仲蕃道。不須說起。昨天三更時分。大家在睡夢裏。忽聽得外面人聲嘈雜。王筱山第一箇驚醒。叫喚起來。我還當是失火。及至穿好衣服。點上手照看時。牀鋪底下。通都是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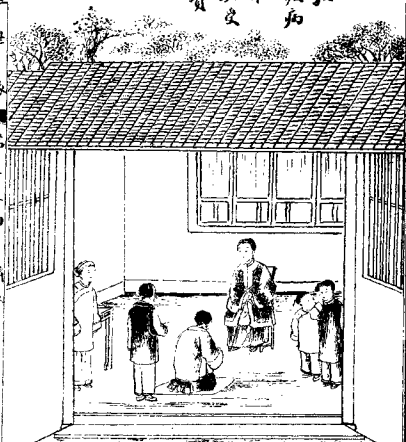


也顧不得。赤着兩條腿。招呼大家一齊用力。把些洋緞洋湖縐羽呢哈喇通都搬上樓去。那裏搬得及。還沒搬到一半。都被水浸透了。步青跌足道。這便怎處。仲蕃道。有什麼法子呢。這是天意。我們忙了半夜。兩條腿都浸腫了。我幸虧遇着一隻救生船。渡到這裏來的。他們還都在鋪子裏的樓上。守着貨色哩。倒要運些飲食去給他們喫纔好。計算起來。這時水也好退盡了。我來時已退了許多。這回真是箇劫數。死的人也就不少。我們單溼了些貨色。已是徼倖的了。步青道。什麼徼倖。這貨物一溼。把我一箇二品銜的道臺都做掉了。不知道還有法子想沒有。仲蕃道。法子是有得想的。只是要收回成本。總有些煩難。至多收回一半。已算是極好的了。步青只是歎氣。仲蕃催他預備些飯食。去給同事喫。步青沒法。只得叫家人到小飯館子裏。叫幾樣菜。一桶飯。跟着余先生同去。步青也就套車。渡江到了浦東。只見大家小戶。沖塌了的房子不少。那些被難的人。男號女哭。很覺慘然。這時水已退盡。街路上還是一片泥濘。步青僱了一部車子。到自己的店裏。果然樓底下都被水浸的溼透。幸而磚牆結實。還沒沖倒。步青三脚兩步。上了扶梯。見那些同事。也很可憐。一齊赤着兩腿。躺在地鋪上。步青問道。你們喫飯沒有。大家見步青來。都起身道。偏過了。步青就叫他們把溼透的貨色翻開來看看。誰

知一鋪子的貨色。溼了一大半。餘剩的另外堆在一邊。步青道。這溼貨堆在一處。是要霉爛的。說不得大家辛苦。把他一卷卷的攤開方好。衆人答應。一齊動手。把來攤開。實在貨多。那裏攤得下。只攤了十來疋。已經滿屋是洋布呢絨了。步青無可如何。一會兒。仲蕃走來道。不要攤。不要攤。我已借到了一片曬場。停會兒就有人來運貨。你們的衣衫褲襪。也租到了。衆人大喜。步青見他辦事周到。倒也放心。便道。我這箇鋪子交給你。隨你擺佈。橫豎少折閱些。我都感激你的。仲蕃道。步翁美意。我們都知道。請回公館罷。這裏的事自有我們大家料理。不礙事的。步青又再三重託了他。這纔僱車渡江回公館去。隔了兩日。天也晴了。仲蕃送來一篇帳。把鋪子裏原存的貨色。及現有的貨色。都開在上面。步青細看。原來少了洋布十疋。大呢三疋。海虎絨兩疋。洋緞五疋。核算下來。已覺折本不少。心下躊躇道。這水打溼了。是應該的。怎麼會缺少的呢。仲蕃道。這是搶不及了。被去漂去的。步青分外懊惱。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孤瘦仙姑受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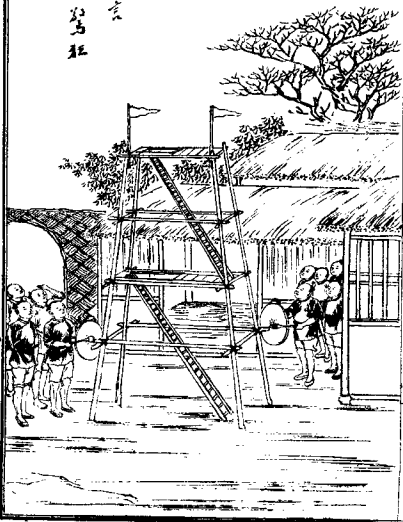
醒世緣 第十三回 解後



商務印書館印行



造  
讓  
言  
研  
氣  
對  
馬  
狂



## 新編醒世緣彈詞

謳歌變俗人著

## 第十三回

治疫病仙姑受責

造謠言鄉衆驚狂

瑣瑣前文姑暫停

且將時令說分明

自從三月春陰重

積雨連旬溪漲生

夏

令一交晴亢久

炎炎赤日苦薰蒸

街衢污穢多堆積

死鼠僵貓惡氣侵

疫氣

流行城內外

家家人口不安甯

大凡時疫皆由寒暖不勻。生人受了炭養惡氣。暗相傳染。泰西各國平時講究衛生。且有防疫之法。雖然也有疾病。死者却不及中國之多。中國人不明此理。到了醫藥無靈的時候。便是裝神裝鬼。驅逐瘟神。愚頑到那箇極處。這聊城縣內患疫的人。十家之中倒有八九。已經請了東嶽大帝到各街各巷巡行。依然無用。聊城縣的知縣姓王名澤。雖不開通。却還明白。從來不信這些事。王知縣的太太偏是極信神鬼的。有箇少爺年纔五歲。乳媽抱了到衙門口看東嶽大帝出巡歸來。便大燒大熱起來。太太一見好驚心。必定孩兒犯了神。許愿燒香來嶽廟。命人一面請醫生。醫生診了。雖是時疫。却還極輕的。名爲紅痧。祇須發出。便不要緊。太太望兒子病好。

心中萬分急切。看看服了藥一連三日。尙是如此。太太要去求仙方。有箇差役的老婆在旁說道。何必求仙方。現在有四仙姑。真是活仙人。何不請他來。太太問道。那箇四仙姑。差役老婆便向太太說那四仙姑的來歷。

離城十里有鄉村。出箇仙姑行四稱。自幼持齋貞不字。今年五十有餘零。能知過去未來事。鍊就仙丹道行深。普度衆生拯苦厄。眞爲再世活觀音。鄉間建造仙姑廟。每日仙姑要到臨。香火如柴燒不熄。香錢日日櫃中盈。

太太聽了。就說立刻派差去傳他來。差役老婆說道。他是世外人。那裏受官法。要太太用信女帖子打轎子去接。或者可來。太太道。他是仙姑。自然要尊敬的。便令人寫了信女帖子。派箇家丁帶同轎子前去迎接仙姑。不過十里多路。早晨前去。到了午後。仙姑已到。將仙姑一直擡進上房。合署的男男女女。都來看那仙姑。看了箇箇發笑。那仙姑什麼模樣呢。

不慮不尪老妖精。頭髮蓬蓬半似銀。兩眼圓睜同黑漆。雙牙突出像爬釘。臉中似笑還非笑。頰上時時作動形。藍布道袍長且大。黃絲尺幅繫腰身。念珠手內頻頻拈。念佛無聲暖下唇。

仙姑立在堂中。還有兩箇仙姑的侍女同來。是半老村婦。向太太要居中擺設壇座。焚香點燭。叩頭求禱。太太依言。設起座位。仙姑居中坐。侍女兩旁分立。要太太叩禱。太太有些爲難。侍女開言道。這是仙壇規矩。太太既爲少爺求病。不依規矩是不靈的。太太無可如何。只好跪下。

仙姑默默不聞聲。端坐如同泥塑形。汨汨喉中時作響。丹田呼吸有仙津。

侍女請太太伸一手到仙姑面前。仙姑將口內涎痰吐在太太手中。太太最愛乾淨。好不惡心。將兩眼緊閉。侍女說道。將此仙津與少爺腹上推摩一萬八千下。自有功效。

太太一手托仙津。滴滴淋淋房內行。臭惡不堪難近鼻。心中作泛實難名。坦

開兒腹來摩擦。衆人周圍手不停。腹內一時聞響動。居然功效勝凡人。

原來少爺的病是吹風閉氣。幾日哭不出聲。經此一摩。腹氣鬆動。哭了出來。太太好不歡喜。連手也不洗。走出房來。到壇前叩謝。

仙姑點首笑欣欣。掏出仙丹一粒金。侍女連忙來遞過。太太接在手中存。

當時仙姑取出紅丸一粒。丸衣有飛金數片。也不曉得是什麼泥土搓成的。侍女說

道用溫水服下。自有功效。

太太正欲起搗身。一陣靴聲進宅門。却是老爺回內署。驟觀此狀怒生心。

王知縣下鄉去查勘田禾。已有七八日。回到衙門。聽得兒子有病。急忙入內。看見村婦高高上坐。太太跪在地中。便一手把太太拉起。推進房中。那仙姑侍女早已嚇呆了。仙姑尙是安坐不動。王知縣一面喊人傳外頭伺候坐堂。將仙姑及侍女拖出。各人掌嘴四十下。驅逐出衙。這仙姑先前聽見縣太太請他。原想來發注大財。今乃大失所望。回到鄉間。那些鄉裏人也就看破仙姑詭狀。廟也撤了。仙姑之名也從此沒有了。這是王知縣的好處。

太太心內不安甯。打了仙姑禍必臨。偷是兒身遭不測。定然拚命向夫君。

太太還要把丹藥用水來沖服。那曉得被王知縣拉起身時。丹藥落於地下。被靴子踏得粉碎無存。太太說是沒有這丹藥。兒子的病必然不能好了。哭鬧一番。歇了幾日。兒子的紅痧發出。漸漸全愈。你道婦人家迷信甚不甚呢。看官須曉得世間迷信的。不獨婦人。無論士農工商。若不參透物理。洞悉人情。終是信神信鬼的。那神鬼究竟有誰人看見呢。不過是聽人說的罷了。說的人愈說愈像。聽的人愈聽愈真。心中



有了神鬼。眼中也有了神鬼。且說這年疫氣流行。東西各省。到處皆然。說是有種妖人。日間剪人髮辮。夜間取人夢魂。這箇話究竟不知那箇人說起來的。竟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不到一兩箇月。東南各省都已傳徧了。

街談巷議出新聞。可笑愚民竟認真。說是妖人行似電。來無影響去無形。割人髮辮收人魄。日夜均須要小心。婦女聞言齊咋舌。小兒聽說陡生驚。家家戶戶愁相對。雞犬無端也不甯。

你道剪人髮辮的事有不有呢。却是有的。有一家小孩在書塾中讀書。忽然奔回家中。對他父母說是辮子被妖人剪了去了。父母便問妖人的模樣。你看見不見呢。他說妖人模樣沒有看見。只覺背後一陣冷風。發箇寒慄。回頭把辮子一看。去了半截。你道驚夢的事有不有呢。却是有的。有一家夫妻睡在一牀。老婆半夜中忽從夢中喊醒。對他丈夫說妖人來收夢魂了。丈夫便問妖人的模樣。你看見不見呢。他說妖人模樣沒有看見。只有一團黑氣滾上牀來。從脚下滾到胸前。就覓住了。照這樣說起來。豈不是真的嗎。其實那箇小孩辮子。是自己剪去。預備逃學的。那婦人被丈夫的手壓在胸前覓住的。然而這些人那裏肯信。不多幾日。又造出避妖的謠

言來了。

妖人來去有風聲。總在三更與五更。惟有金聲能退避。聞鑼即便遁無形。鄉人搭起高樓望。挨戶輪流守夜深。徹夜鑼聲鳴不絕。東村鳴過又西村。你看竹影搖搖動。或是枝頭宿鳥驚。一片人聲喧嚷起。果然草木盡疑兵。侵霜犯露身疲倦。疾病從茲更易生。

倒是鑼店發了一樁大財。各處的鑼也賣完了。鄉人鬧了多時。妖人並沒有看見也覺乏了。於是又造出收妖的謠言來了。

天師弟子有娘行。符籙精通道力深。獨向闔中來作法。喃喃咒水對金盆。盆邊便把妖魂攝。三寸多長紙樣人。燒化之時還有血。妖魔從此已無形。

說是有箇天師的女弟子。能拿妖捉怪。究竟這天師的女弟子姓甚名誰。那裏人氏。都說不出來。就此一傳。那謠言竟煙消霧滅。倒也奇異。這些事都可笑極的。不用說了。只說這年的時疫。死的人實在不少。却大半多是惡人。別的人且不必數出。那箇蔡媽。竟是一面念佛。一面發痧而死。這種惡人。不死他誰死呢。

託言念佛逞邪行。引誘良家閨女身。報應不誣天理著。竟遭時疫喪其生。欲

知此後風波事。下卷書中再表明

作者插摹世態。另有一種手段。且用筆極化。如一盂清水。以墨筆渲開。初覺點點滴滴。俄乃融成一片。

醒世緣第十三回終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 第三十二回

崇實黜浮鋪張異俗

推襟送抱別定新巢

却說那些馬。到臨死的前幾箇禮拜。漸漸兒的覺得四肢無力。身體疲乏。走不動路了。就自家曉得死期將至。差人到各處親友家去送信。他生平親友。得着了這箇信息。就一箇一箇的到他家裏來看他。朋友多。房子小的擠滿了。坐不下。只好站在外邊等。挨次走到他身邊。講過了幾句話。大家各自分散回去。若是親友來看過他之後。死期還沒有到。他就坐在車子裏。到各親友那裏去答拜。和他們永訣。那些朋友。一點兒不悲傷。好像他久離家鄉。現在要回去的一樣。就是他覺得自己要死了。也並不憂愁傷感。仍舊談笑如常。等到答拜完了。就回到家裏等死。列位試想。他是一箇畜類。竟能這樣達觀。灑然於生死之際。世界上儘有人類。而且是衣冠士大夫。而且是文章道德。名重一時。往往不幸碰着危難。極應該仗節死義。却偏偏濡忍不決。顧惜生命。甘喪廉恥。究竟身敗名裂。到頭來終不免一死。枉落箇貪生怕死的臭名。豈不有媿於這些馬麼。然而他們還有別樣的好處。不止於這箇。列位試看地球上的各國。就像東方諸國的

風俗。男權極重。女子毫無權利。終身受男子的壓制。或供玩好。或充僕役的事情。沒有一點兒自由權。那些小孩子。更不用說了。所以一分人家。好像一箇小小帝國。一家之主。好像一箇專制的帝王。權柄一概歸他掌握。至於歐洲英俄法等國。男女本是平權。無論什麼事情。都要男女兩箇商議好了。纔做。小孩子雖然沒有權柄。也都給他們自由。不強加以壓力。要拿海黑姆的馬。比起東西各國來。却都不同。他們雖然有夫妻父子等名目。可是實骨子只當是同類。覺得都應該一般看待。沒有什麼上下尊卑的分別。因此無論夫和妻。父和子。都是平權。稱呼起來。都用名字。沒有什麼父親母親的稱呼。做起事情來。也得大家互相商議。設或妻和子不答應。那父和夫也不能逞他的私見。自家一箇人獨斷獨行的去做。走起路來。隨便那一箇先走。不一定長輩走在前頭。小輩走在後頭。列位看起來。總以爲他們這箇樣子。是無禮得極了。却不知他們是天。生不喜歡禮貌的。只要是他們的同類。就一樣的看待。一點兒也不存偏見。雖然沒有禮貌。却是慈善存心。心裏有什麼念頭。嘴裏就直說出來。我看世界上。那些陰險之徒。禮貌倒是很講究的。外面是巧言令色。叫人可愛。不曉得他心裏轉的是什麼念頭。列位想也閱歷過來的。那樣的人。只怕反不如這些樸實的馬哩。正是爲人忠厚爲根本。

何苦刁鑽欲害人。做書人的一枝筆。真正忙碌得了不得。說了這件事。便丟掉了那件事。現在只好把馬國的風俗情形。權且按下。單說我的事情。我自從到了這裏。三年有餘。我房主的兩箇兒子。已經漸漸長成。房主打算替他們完姻。四面八方的去訪求。不多幾時。就把兩個兒子的親。一齊定好了。不過還沒有迎娶。有一天房主和我閒談。提着了這件事。便道。我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可能夠答應麼。我便道。你是從來深曉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理的。大約你要叫別人做的事。你一定自己做得來的。你儘只管說出來就是了。我一定能夠從命。他纔道。你有所不知。現在我的兩箇兒子。已經定了親了。再過幾天。我就要替他們迎娶。但是我的房子很小。等到那箇時候。是一定住不下的。要從新起造房屋。既來不及。又沒有大木頭。就是要造。也要等隨後的了。因此我想差些人。在我的房子旁邊。造一間小房子起來。兩天就可以完工。完工之後。就請你移住在那小房子裏頭。這是我出於無奈。不是有意要褻瀆你。你肯與不肯。尙希裁復。我便答道。房主。你說那裏話來。我這一次航海出門。死裏逃生。承你這樣看待。我久已感之不盡。現在你府上有事。叫我移居。我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房主聽罷。歎口氣道。俺從前也是和他們一般見識。總以爲人類都是很不良。驕矜自大。不肯屈

從人意的。不料你竟是這樣大量。不嫌遷就。人類當中。也有像你這樣的好人。可見別人說的話。不一定句句是真。我也和他謙遜了一番。從此以後。房主以爲我是人類中最高的人。待我倍加敬禮。我也愈加感激他的厚意。於是我和他的交情。日深一日。到了後來。竟成莫逆之交。情同手足。列位想想看。我是一箇人。他是一匹馬。竟會這樣要好。豈不希奇得很麼。他維時和我商議好了。隨即喊了十幾箇海黑姆的人。叫他們在他房子的右邊。離開一丈多路。造起一間小房子來。吩咐他們一面先到外面去找好。好兒小木頭。一面把地打掃乾淨。准備起來。曉得我在家時。住慣好房子的。又囑咐他們用心用意的造。須要比平常格外精緻細巧。特派了紅馬監工。指着紅馬對我說道。這一間房子你要怎麼樣造法。只須對他說一聲。叫他去吩咐那些人就得了。你不必親自去和那些人說話。恐怕他們又要設計謀害你。我先答應着。又說了一句感謝的話。看看天已晚了。我就和房主回去。陪他在一塊兒喫過晚飯。談到了蓋房子的事情。他便問我道。我國造房子的方法。諒你已經明白了。但不知你們那裏的房子。是怎麼箇造法的。我答道。此事一言難盡。大約我們起造房子。得用磚瓦石灰。石板。木料等物。不像你們純用木頭的。你們這裏的房子。沒有樓的。我們那裏却是有很高大的樓。兩



層三層四五層。都不一定。造起來很費事。總得多少日子。不像你們這樣容易。房主聽了便道。房子只要乾淨就是了。何必十分考究。空糜費了許多材料。許多錢財。要裝飾他來虛好看。這是何苦呢。我答道。人類總喜歡華麗奢侈。但是我却素來喜歡樸實的。你這一句話。正合我心。說說談談已經夜深。大家安息。到了第二天。我還沒有起身。忽聽得外邊喧譁的聲音。趕緊起來一看。只見昨天房主喊的那些箇海黑姆人。運了許多木頭來。累得大家汗流滿面。坐在那裏歇力。他們見我從房子裏出來。就對着我指手畫腳的罵了一回。我也不怕他們。隔了一會兒。他們趁我沒有準備。跑過來要打我。我嗅了一驚。就朝裏跑。劈面碰着紅馬。他看見我這樣慌張。早已明白。又是外面那些人。和我作梗。便安慰我道。你不要害怕。我早已曉得。他們看見了你。不肯安靜的。所以特地跑來助你。你且跟我出去。說着便跑到外邊去。那些海黑姆人。還在那裏指手畫腳的罵箇不已。一看見紅馬出來。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目瞪口呆。那紅馬便跑上前去。把幾箇站在前頭的人。輕輕的踢了幾脚。便拿前脚指了我說道。這箇人。是我主人的朋友。從今以後。還有那箇敢欺他。給我曉得了。一定不肯輕饒的。那些海黑姆人。諾諾連聲。不敢有一句回話。從此以後。就是我一箇人出去。他們再也不敢負我。和我胡

鬧的了。自從這一天。準備了木頭之後。就興工起造。又因紅馬監工。那些海黑姆人。一點兒也不敢偷閒。到了第三天。這間房子已經完工。我就把我所有的東西。一齊搬了進去。看看房子雖小。一箇人住也寬綽。牆壁和房頂等處。比我房主的舊房子。稍微細巧點兒。不過比起我國的房子來。究竟有天淵之別。我自從到了海黑姆地方。每逢冬天。總要傷風。只因老房子裏。那些牆壁。有許多小窟窿。透風進來的緣故。當時我想到了這裏。就把新房子仔細一看。也是和老房子一般。四面透風。一天到晚風在那裏吹出吹進的。暗想如此住下去。究竟不相宜。偷生起病來。這裏又沒有醫生。豈不是很危險的嗎。況且我在那邊住的是正中一間。只有一面風進來。已經受累無窮。現在孤零零的一間。四面透風。住下去一定要弄出病來的。如何是好呢。想了一想。道。有了。這裏雖然沒有石灰等物。泥是有的。我何不去取些乾淨的泥來。在水裏浸溼了。把這許多小窟窿塗滿塞嚴。豈不是好。便想出去揀泥塊。看看天色已晚。知道今天斷來不及。但是夜裏。設或刮起大風來。却叫我怎麼樣呢。不如仍舊回到房主家裏。去睡一夜的好。但不知他肯答應不肯。等我去問一聲。看他兩箇媳婦。還沒有迎娶過來。總肯答應的。維時就到房主家裏去。看見房主正在那裏。和他兩箇兒子講話。見我進來。就站起

來道。你獨是一箇人住在小房子裏。我想必你一定覺得冷清。很難過的。到這裏來談談也很好。我自從你離開了半天。也很覺得寂寞。我們來消遣消遣罷。我接口就告訴他新房子透風。要想借宿一夜的話。他道。都是你自家要緊。把你的東西搬過去。現在我兩箇媳婦。又還沒有來。你儘可以住在我這裏。何必用這許多客套呢。就叫紅馬。把我的物件。仍舊搬了過來。這一夜果然狂風大作。幸虧住在這邊。還不要緊。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第三十二回終

# 燈臺卒

星科伊梯撰

日本國山花袋譯

鏡塘吳 檣重演

有一天離巴拿馬在中美洲接連南北兩美之處乃是地要地方不遠。有箇阿斯賓福爾燈臺。看守燈臺的人。忽然不見。不知往那裏去。原來那燈臺。本造在一座小島之上。壁立陡峻。巖石重重。島形直削而下。四面凌着波濤。這一天剛剛又是狂風暴雨。因此當時的人。箇箇猜疑。說守臺人氣運不佳。定是無意中走到島邊角上。突然被驚濤大浪捲了去。有的體察情形。知道這話必然真確。到第二天早晨。進那島灣澳裏察看。不見一條船的影子。益發說是猜疑得毫無可疑。這一下子。燈臺的位置。變成空虛。沒了看守的人。可知鄉村地方。更換守臺人。要算一起緊要大事。況且船舶打從巴拿馬航海到紐約。都是力求迅速。不能耽延。燈臺沒人看守。那燈不能照章燃掛。船舶就要耽誤行期。有時黑暗中。還防錯走海途。遇災肇禍。因此上。必須趕緊選擇一箇十分熟悉燈臺向例的人。接他後任。看官可知巴拿馬穆斯基都海灣。什麼暗礁啊。沙洲啊。危險很多。處處都有。航海駕船的。連青天白晝。也不容易走駛。若在夜間。海裏被熱帶的日光返照。四面是濃霧包圍。因此越發不能將船舵暢快如意的撥動。那時領港人。除了倚仗燈臺燈光之外。

再也沒有別法。

這事一出之後。那招用守臺人的職司。就託了美國駐巴拿馬領事衙門。但則這件事。却有幾件爲難。第一層那人必須熟悉情形。勤勞公務。一夜十二點鐘時間之內。不能一刻差誤。第二層必須有加人一等的善心。要時時刻刻將船舶人命的災危。攔在心裏。不能懈怠。還有一件最難的。大凡應募的人。即使肯當這箇職司。也不願來到這箇所在。守臺的責任。何等緊要煩難。而這南方的人。箇箇都是懶惰性成。帶着漂泊沉淪的性質。所以都畏難苟安。見直沒一箇能奮勇上前。當這箇重任。爲因守臺人的地位。差不多和那犯罪軍流一般。除了禮拜以外。常年不得離開此島。食糧呢。每天一次。打從對岸阿斯賓福爾用船載運過來。偌大一伊格爾。美洲風名以二千六百四十英尺方尺合十英尺。一伊格爾猶言一畝。每一英尺廣闊的孤島。除了守臺人。再沒一箇居民的影蹤。守臺人住在這無人島燈臺之中。整理燈臺四周。不使稍微有些遮攔阻礙之物。白天啊。揭起各色旗章。報那晴雨表上的變象。夜間啊。點起光輝廣遠的各色電燈。做那船舶的鍼塗嚮導。若是尋常低的燈臺。也毋須費那樣大力。可奈這燈臺從臺面起。直到上層的燈。足有四百英尺。一英尺合中國四釐之高。在美洲各地燈臺之中。原要算得著名高大。守臺人每天在這形

如蟠龍的長梯之上。須上下那麼好幾十回。總而言之。在燈臺裏看守的人。見直可叫做神仙。或是羽化出塵的僧侶。因此上。美領事法爾坤布里梯。爲找尋後任守臺人。費了極大的心神。受了非常的困苦。也不足爲怪了。過了好幾時。有一天意外猜想不到。忽然來了一箇應募候補的人。當時美領事欣喜非常。連忙傳令喚入。打眼一看。原來那人白髮皤皤。十分老態。年紀看來像是七十。怕實在還不止此數。但則精神活潑。體骨堅強。態度丰貌。很像古時兵卒。頭髮已是全白。臉面上顏色純黑。却似西印度土人。但看他碧眼深眶。又知斷不是南方人種。再者他常常低下頭去。腮上隱不住露出淒悲的形容。但胸間一股正直忠誠。彷彿現在眉目之上。法爾坤布里梯一見了他。早則如吸鐵石一般。湊拍在心裏。因要問問他的家世履歷。就和他攀談起來。

「老翁打從那裏而來。」

「俺是生長波蘭……」

「以前向在什麼處在就業。」

「若說什麼處在麼……常常到那邊。又常常來到這方……」

「守燈臺的人。必須定心住在一處。不能擅離。那箇老翁可知知道麼。」

「俺原、要、借、此、休、息、休、息。」

「哈、原、來、如、此、麼、那、是、不、論、那、一、國、都、是、相、宜、但、老、翁、就、業、可、有、實、實、在、在、的、證、據、嗎。」

老人打心頭袋裏掏出一箇絹包。顏色已經脫了。很像似扯下來一片古旗。將來解開。這就是證據。……俺執業的證據。這是勳章。一千八百三十年亂的時候得的。這箇是加里斯忒爭戰那回。西班牙政府賞賜的。這箇是法蘭西的勳章。這箇是匈牙利政府給的。後來來到貴國。投入北軍和南軍大戰。但則貴國政府。却不曾別賞俺什麼勳章。

法爾坤布里梯取上一張書信。展開閱看。看畢。

「呵、斯、加、平、斯、克。這、是、老、翁、姓、名、麼、呵、這……一、管、槍、銃、兩、面、旗、幟。可、見、老、翁、是、英、豪、戰、士、咧。」

「若、看、守、燈、臺、俺、也、能、克、盡、我、的、職、任。」

「但、則、守、臺、人、又、須、每、天、好、幾、次、上、下、那、梯、老、翁、足、力、可、來、得、麼。」

「脚、力、很、好、俺、曾、經、徒、步、走、過、布、林。」

橫在美、洲、東、部、和、嘉、利、福、尼、亞、中、國、一、方、大、平、野、名、曰、布、林。



「海裏的事呢……」

「坐在捕鯨船裏三年。」

「如此說來，老翁簡直色色精明，沒一件事不幹到麼……」

「俺所不知道的……惟有平安無事四個字……」

「怎麼那樣……」

老人聳起肩甲，答說：

「那也是俺的命運。」

「但則老翁，我想看守燈臺，像似老翁那樣，年紀不過大了麼……」

老人陡然叫一聲「不……」，那聲氣覺得非常感激，隨後接下去。

「呀，恁地說時，實在不好。你老也看見知道，俺已疲倦非常，俺是從那世上洶波駭浪之中，隱閃而來，俺素來願得這樣的生活，這樣的位置，俺年老了，任是片刻休息也好，這箇麼，莫妙於這裏的處在，這裏的海港，從今以後，這箇好位置，任是求也求不到，找也找不着，總請錄用下來，俺是說不盡的感戴，住在這巴拿馬地方，真可算得第一等幸福！啊，俺是哀哀上告，祇求遂俺此願，若失了這箇機會，嗟，永遠」

不能得海港居住。長官必須垂救俺這浮沈大海的孤身。俺不知怎樣歡喜……至於公事啊。俺定然正直勤奮去幹。不敢片刻疏忽遺忘……但則這萍根無定的境遇。實在難堪……」

老人說着。一雙碧綠眼裏。溢出無限的熱腸。定要求遂了願纔罷。法爾坤布里梯。原是箇善良誠實存心。不覺被他動了感慨。當即叫一聲好。又道。

「如此。本官姑且用你。老翁從今便是島裏看守燈臺的人……」

老人聽了這話。登時現出了喜悅驕欣之色。有光有輝。真是不可名狀。

「長官大恩。生生死死不忘。」

「那麼……打今日起。能立刻上那燈臺麼？」

「可喜……」

「恁地時。就請去罷。如今還有一句話。倘然怠誤公事。有了失錯之時。那就立地革退……你心下以爲如何？」

「知道了。」

這天薄暮。斜陽下了地峽對岸。到得夜間。一望而知。已有看守燈臺的人。前來就職。瞧

啊。島中燈臺上。不已是通明透亮的光。照澈海上麼。那時波濤寂寞。萬籟無聲。熱帶下一股空氣。猶如蒸汽一般。直望海面上騰佈。一彎明月。懸在天空中。有些殘缺不圓。四周淺黃色起了薄薄的暈。夜潮啊。漲得滿滿而來。海水和鏡裏行雲一般。靜悄悄的幌動。從下面一望。斯加平斯克的影子。坐在燈臺瞭樓之上。惟見彈丸那麼小一點黑星。那裏看得清什麼。斯加平斯克如今是心閑神靜。新得了這箇地位。反倒將從前經過的境遇。一時萬般兜上心來。但則他正如一隻野獸。被人驅趕離山。這時纔找得一箇窟窿隱身之處。回心一想。不覺胸中萬分騷煩。任是再三想安息。無奈這箇神魔。終是驅送不去。！後來又轉念如此際遇。真是非常幸福。安甯。這一下子。這纔將憂鬱變成喜悅。如今住在此島之上。凡是以前的飄泊。以前的失敗。以前的不幸。都是一笑置之。這樣情形。猶如一條船舶。遇見狂風暴雨。突然失掉了帆柁桅檣。直從那雲端裏拋出大海。又如一隻孤舟。被那咆哮怒吼的波濤。捲入波心。後來幸而漂流在島灣之裏。可知他在世界經過種種戰爭。又在困厄場中做過許多事業。體格既耐。艱勞心術。又極忠實。因此上他所獲的資財。也不止一次兩次。本算不得少。又加能夠節儉儲蓄。從不耗費。開用他在澳大利亞。曾經開過金礦。到阿非利加。曾經採過金剛鑽。羈留東印。

度之時。曾充那政府的槍兵。遨遊嘉利福尼亞。遭喪失。及至巴西內地。曾和土人貿易行商。後來乘載木筏。行駛亞馬遜河。無意中。又失了事。全被毀壞。這許多說不盡的事業。簡直都化爲灰塵。付了水泡。他恁地和世上爭戰。徒手一雙。無一軍器。子然一身。形影相隨。曾有好幾箇禮拜。潛匿叢林。密菁之中。摘嚼那樹皮木實。療餓充飢。苟延性命。有時候。還遇見猛獸大蟲。幾乎做了他餌食。也不知多少次。此後又在赫列拿亞爾坎薩斯。設立鍛冶廠。也是逃不出來。惡運。忽然有一天。起了大火。全市被焚。他的廠也就同爲灰燼。有一回。上那落機山。被印度土人活捉了去。差些兒枉遭殺害。幸虧無意中。遇見了坎拿大人。這纔僥倖得逃一命。由此又去做了水手。坐那來往哈希阿忽爾杜的汽船。改做漁夫。在北冰洋捕鯨船上。打獵鯨魚生活。誰知兩隻捕鯨船。同時遇險。破壞無存。沒有法子。重新再回上陸地。找尋岸上的生計。這就到哈巴那開了一家製造煙草廠。又誰知惡癘流行。無端染害。黑疫病。沾臥牀褥。被廠裏夥伴們欺瞞。詐騙。把所有資本。竊盜得精光。他的病還沒痊愈。那煙草廠。却已閉了廠門。唉。千端萬事。無一能成。斷念絕望之餘。最後纔來到這阿斯賓福爾之地。着啊。從今以後。再不敢有喪敗挫折的事了。你看重巖削壁。的孤島。什麼物。什麼

事。能夠侵犯前來這箇處在麼。既沒有可以瀾他的水。又沒有可以燒他的火。陷害他的人。果然不到這裏。——況且世上的人。要謀陷害斯加平斯克的。再也指不出一箇。他積蓄下來的家產。人道是惡貫滿盈。誰知他反因做了善人。將來蕩失淨盡。常人見他如此。定然道他命運不佳。以致所如輒左。不知他所做事業。失敗垂成。真是世間上萬萬意想不到的。凡他所在地方。做一件事。任是看去一定成功。誰知總出意料之外。必使他失敗而後已。但有一層。他生來忍耐工夫。比印度土人還要堅強沈毅。猛驚挾着反抗抵拒的大力。直從一點真心裏起來。絲毫不能退讓。假借有一次和匈牙利爭戰。打敗下來。不肯降服。後來身受無數的槍彈重傷。他依然不肯少屈。因此上。任人怎樣說他命運不好。他再也不肯向命運二字屈服。低頭改變素志。偶逢登山涉嶺。奮勇前進。猶如螞蟻一般。任是傾跌百千回。他仍能鼓起百千回勇氣。還向前行。從沒有漏出一句辛勞的話。所以他雖則投身水火凶災之裏。任他燃燒。任他浸溺。這般苦楚。他還保持自小生來的心志。沒有些微改變。當那古巴天行疫症利害時候。自己險些兒被染受累。却毫不放在心頭。只配合了許多藥料。施送貧病之人服用。他還有一箇奇怪性質。任是遭遇怎樣的兇險。危困總能指定前途。認定後來的光明。

說必有機會到來的時候。毫無疑惑。比如冬天不成。他就等待夏天。連夢裏也常常記念指望。自己還依舊照常勤勉去幹他事業。但則過了夏天。有時還不見機會到來。可怎麼樣呢。哈他也並不心懷悔恨。只再換件別的。有把握事情去做。雖則如此。只可憐春去秋來。送冬迎夏。他的頭髮已經漸漸白了。就此變成一位老人。精力也漸漸衰退。忍耐心腸也漸漸遲鈍。大有古時兵士在馬鞍上撫髀興悲之象。他無可奈何。惟有感懷身世。下幾點英雄老淚。不光是這般咧。後來忽又患了可怕的思鄉病。見了燕雀的姿影。遠山的白雪。或是聽見風前長笛。月下清簫。心裏覺得惹起了萬種悲傷。難堪難受。過了幾時。把雄心盡然銷去。只想休息休息。保衛他的殘年。如今既得了這箇位置。他那一生飄泊的心象。就有了保養修游之地。靜悄悄聽天由命。別的任是怎樣富貴榮華的志願。早已變成死灰。再也不轉這念頭了。

且說這一天晚上。斯加平斯克燃點燈臺燈火之時。突然被那光華。反射得迷神眩眼。自己回問自己。不知是夢啊。還是真啊。恍恍惚惚。立在瞭樓之上。那時天地寂寞。約摸已過夜半一兩點鐘。向四邊看望一回。見前面廣闊的海。也看得清清楚楚。海面被這極大燈臺的火光。反射到透明的透光鏡裏。惟見黑暗的海面上。流成三角形。花花灑灑。

灑的光。再望那極遠處在望去。濛濛黑闇。已到燈光照不到的那邊。又覺得有些害怕。景象不可思議。惟有咕嚕咕嚕。猶如咒咀自己一般。定睛的深深瞭望。那堆積如山的波濤。從那黑闇之中席捲而來。一箇浪頭。總有一畝地方大。轟轟洶洶的響聲。像是這小島的根脚。也幾乎被他搖動起來。又加島邊巖石。被浪頭衝打。只覺滿湃鏗塔。淒然的響。打過之後。隨悄無聲流退回去。再看背後。被燈臺紅玻璃光照耀。猶如薔薇花樣的美色。現了出來。潮水漲得滿滿。岸上砂洲。漸漸浸沒不見。海裏幽幽立立的潮音。益發激烈得多。有時猶如大礮轟擊。有時像似深林中猛獅怒吼。有時又遠遠聽似城市上熱鬧嘈雜之聲。不斷向此島四周洶湧而至。他耳朵也聽得糊塗昏眩了。惟有將心神鎮靜。今番和先前兩樣。忽然聽似變成嗟歎之聲。又不知誰人歎歎之聲。又不知那裏有可怕可恐的叫聲！

過了一會。畧爲來了些風。那風全從熱帶地方而來。吹在身上。猶如暖轟轟的蒸汽。又見那天上黑雲遮住了月色。一朵一朵運送過來。有時西向吹來風大。那波濤益發轟立起來。張開大口。咬嚼那燈臺下面的大巖石。那泡沫直噴散到上面的石壁之上。遠處的山嵐。簡直被他擊打得搖幌碎裂一般。夜色朦朧之中。遠遠見幾隻船上高颺着

一點火光。顏色青綠。忽而低沈。忽而高聳。忽而左側。忽而右傾。如此看望了半天。斯加平斯克就走上梯級。向自己住屋而行。到得屋裏。四面窗戶緊閉。纔只聽見時鐘走秒聲音。這閱世最深的老翁。實在疲倦已極。也就向牀上睡去了。

過了一禮拜。斯加平斯克聽見船上水手們說。海裏波浪洶大之時。夜間黑闇裏。常有好似不知誰人。呼喚自己名字似的。俗語道。海有無窮無邊的神通。又加斯加平斯克力衰年老。耳朵裏本來常似蟲鳴。身體越是疲困。越聽見呼喚得格外清爽。但則譬如要聽他界的聲音。自然要幽靜所在。如今這生來幽靜。無人聲的去處。再叫箇老年人前來居住。簡直可算做半死人。這燈臺就當做壽坐生壙。阿斯賓福爾燈臺。做了斯加平斯克生壙。也是一件奇聞。其實看守燈臺的職司。本是極為簡便。並沒些兒煩雜的事。只要那人沒有野心外務。也就得了。單怕的年少之人。性格暴躁。沒有耐性。任是一箇月也不能居住。不能受苦。因此上看守燈臺的人。萬不能用那年輕的。這斯加平斯克自從出世以來。再沒有享着什麼幸福。早晨啊。黎明即起。喫過早飯。磨過透光鏡。公事已了。獨自一箇靜坐在瞭樓。遠遠望那大海汪洋。這箇景象。真是從小至今。不曾受過的悠游快樂。那各種寶石色變化無窮的大海之上。常有兩三片風帆影子。或是